



59.9921
3

光華

事紀營古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五篇反映張家口坝上一帶大跃进情况的記事文章。“唱的塞北变江南”描写了一个老大娘业余歌舞团的成长；“草原老人話今昔”表现了草原上的巨大变化；“蒙古营記事”这篇长文計十段，写了蒙、汉两族兄弟的友誼、团結、互助，蒙民办工厂，学种地，修水利，开展文化活动的故事。从“塞北草原小景”和“飞馬贊”兩文中，更可以看到共产主义思想在塞外开花結果。

蒙 古 营 紀 事

楊尚德 著

★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）

河北省书刊营业許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1958年12月第一版 195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耗1 $\frac{1}{32}$ ·1 $\frac{1}{8}$ 印張·25,000字

印数：1—3,200册 定价：(5)0.10元

統一书号：T 7086·187

目 录

草原老人話今昔.....	1
唱的塞北变江南.....	7
蒙古营紀事.....	12
飞馬贊.....	31
塞北草原小景.....	34

草原老人話今昔

草兒綠了，花兒開了，草原在高歌猛進。

小海子周圍變成了“塞北江南”，各地來的幹部，看了
這裡的美景夸不絕口。北京來的作家，留下了瑰麗的詩句：

水庫渠道手拉手，
泉水密布如星天，
清水澆田笑着跑，
風車吹着空中轉。

村東楊柳快成林，
村西稻田要連片，
不是忽轉二人台，
疑是來到長江南。

到這裡來的人，總要到東面草灘里看看。這裡有春天人
造的一個五角形大水庫，面積八畝大，可澆地數千畝。水從
北面一里外的一个冒泉里吐出來，清幽幽地灌進庫里，舒暢
地向田里流去。

水庫旁邊，有兩間房子，主人是個白髮白鬚的老頭兒。
他整天除了作務菜園外，忙着給在這裡修建房屋的社員們燒
水、做飯，樂呵呵地看着西面打機井，南面勘察鐵道綫。四
面八方，電燈亮了，機器响起來了。

縣委吧，草原在大變哪！”老人總愛向外來的人介紹：
這可不假，就我這個孤居的地方，新挖了水庫，今年就要
發電、（發電）（發電）旁邊還要修建寬大的养猪場、养鸡場、养兔

兒場、林場。瞧瞧南面，測量鐵道，嘿，過去見不上汽車的地方，火車也快來了！”

听他這口音，看他這生活，外來的人都覺得古怪，不禁要打問他一番。老人也到挺愛說他的歷史，這歷史就好像是草原幾十年來變化的一個概述。

“提起來，話長啦！”老人摸摸胡子說：“這草地上，幾十年前都是百里無人煙哪！後來，外省、外縣，山南海北，窮苦的人，不斷流落到這裡，三戶五戶，十戶八戶，慢慢立起了村子。

“我今年六十五歲了，老家在山東省武城縣。小時候，家里窮的要命，兩歲死了父親，七歲死了母親，哥哥從十幾歲給地主當長工，我從小就討吃過活。十六歲那年，跟人到北京當小工，住在巷道里。兩個月後，鐵路上招工人，我就坐火車到了張家口。那正是宣統二年，從張家口往天鎮修鐵路，苦干了二年，一身衣服沒掙下，差點病死。後來不讓做了，住在張家口一家小店里，討吃沒人給，店錢也沒有。怎麼辦呢？听人說，口外（即坝上）好混飯，賣點力氣，就能打開點莜面。我一想，沒有別的活路，就走吧。那正是陰曆十月，開始下雪了。我穿了條亂棉褲，一塊做工的伙計送給一件破棉祆，連帽子也沒有，光身离了小店。半路上，向人家要几顆爛山藥充充飢，頂着寒風，往不知死活的北面走。一路上坡，到了坝口，冷風比刀子都厉害，凍的手脚都麻木了，拚命也得走。走了兩天，到了張北——那時叫星火城，沒城牆，只有几十戶人家，兩三家小賣鋪，在一片荒涼的草原上，這就算最大的地方了。我想找點活干，人家一听口音不對，貴賤不要。沒辦法，白天討吃要点山藥、莜面糊糊口，晚上就睡在残台後面的破庙里。那個風啊，卷着雪，鑽進身

里。我沒鋪沒蓋，只有向人要來的兩捆莜面粘鋪蓋着，連身衣服縮成一團，咬着牙熬到天亮，再挨門乞討。好容易熬過了年，風雪稍微小了些。我想：賣苦工沒人要，往哪裏去呢？老家是回不去了，再說回去也沒個活頭，就在這裏混吧。听人說，北面黑土洼（沽源）那裏，有幾個“大伙房”，可以去碰運氣。

“我拍拍土就單身走了。沿路百里不見人連一棵樹也看不到，有時見幾個蒙古包，有時見幾間漢民的低房子，大村十米八戶，小村一兩戶，這也都是別處沒法生活的窮苦人搬來的。

“走了半個多月，到了黑土洼一家稱號‘義和永’的財主大院裏。財主問：‘你做活嗎？’我說：‘做哩。’那地主土地無數，牛羊成百上千，米多少苦力都有活干。他打量了我一陣，見年輕體壯，就說：‘愿做活就進伙房吧！’

“啊呀！原來這就叫‘大伙房’呀！幾間房大的掏空屋子，中間是大鍋灶，兩側是兩盤大炕，每條炕上，睡三四十個給地主做活的窮人。他們都和我一樣，沒鋪沒蓋，頭枕莜麥秸擠着躺在炕上，成年累月不脫衣服，白天活兒重，晚上虱子咬，那爛成一顆蛋的皮衣和棉衣裏，虱子成群結伙，跟地主一樣吸人的血。人們編着順口溜說：

寒風大雪似刀剗，少鋪沒蓋真可憐。

破羊皮來爛毡片，虱子虱子一坨蛋。

白天地主榨咱的油，黑夜虱子遍身鑽。

一口血來一口肉，窮人骨瘦如柴干。

“我在這裏，走了三個這樣的大伙房，前後受苦十來年，連一身好皮衣都沒掙上。以後，我想着成家，就到一個小村里，種了五十畝地。草原上的地呀，要多少有多少，今

年种这里，明年扔下再种那里，耕开一片草地就行。只是那天气，灰极了：

冬季严寒四十度，
六月地冻不全化，
一年四季少春秋，
棉袄皮袄颞头上挂。

“民国初年，阴历五月下了一场大雪，牛、羊、骆驼成群冻死，冻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。

“你说天冷吗？热起来就死热死热地，地上直冒火，把草地都干的裂开缝了。要盼雨，可就盼不来了，人们常说：

天空难聚云，
有云就有风，
只当要下雨，
眨眼又刮清。

“十年九旱，旱的厉害了寸草不收。你们没听过二人台‘回关南’吗？开始这样唱：

民国十八年，
商都县遭年歉，
……

头一年没下大雨，
二一年闹荒旱，
三一年黄耗子（黄鼠）咬了多一半，
到后来一场大风
刮了个净搭完。

……

家里饿死高堂母，
大街饿死英雄汉，

居官人餓死有多少？

穷人餓死有万千。

“这里唱的全是真实情况。

“那时人們种地，那象如今这样細致啊，种下就不管了。真象人們說的：

春天拔茬种，秋天連草拔，

夏不鋤秋不耕，不澆水不上糞。

“我种了八年地，弄了两条牛，攢了十几石莜麦，心想盖两間房，娶个女人。唉，土匪越鬧越凶了，一天就来三四股，搶走我的牛，把我的莜麦全喂了馬，人差一点叫狗日的們打死。草地上的人們更苦了，提起土匪来，那正是：

鷄飞狗叫，人心慌慌，

男人溜馬，女人被耍，

老头孩子被打……

“唉，真是一点也不假。

“又种了几年地，四十多岁了，不再做娶女人成家的梦了，就流落吧。这个村几个月，那个村半年，給人家做活，应付应付肚子，自己也不知道該往那里去，該怎么活下去。有一次，半夜走在草滩里，狼嚎狗咬，差一点冻死，我跌在雪地上，心想死了算啦。躺了一陣，心一狠，还是不能死，我要看看草原要变成个什么样子。

“那时间，全国好些地方混乱，穷人不断流落到草原上来，村子大点了，多点了。可是，你說这里平安嗎？更乱，更遭殃。土匪乱打乱搶，日本鬼子、国民党，地主更恶。人們叫那些官兵是‘二茬土匪’。

兵丁进了村，

土匪一般同。

人吃餃子馬喂料，
 离了姑娘不睡觉。
 侍候一点不周到，
 門衛家俱一齐搞。

“我流落了一年多，到了商都县，就在这一带住下来。自己沒地种，四季给人家打短工；到了秋天，打草卖点錢，弄点衣服，买点吃的，住在别人屋里避冬。吃的反正是莜面，饅饅一頓，貼餅子一頓，囊糕一頓，自己的手湊付自己的嘴，生熟也就过去了。后来，岁数越发大了，就找到这个草滩上的小房子里来。这屋里原来住着个山西省逃荒来的張老头，比我大二十来岁，跟我的身世差不多。俩人混到一起，打了一眼井，种起菜园子。草原上的人本来就吃不上什么菜，我們作务一点，到邻村换点莜面吃。那会，国民党、土匪、地主連成一气，欺負穷人，就連我們这孤苦的两个老头也不放过。張老汉叫土匪打罵着气死了。我还要活着，等着草原上的变化。

“果然，天地变了，一九四八年冬天，咱們毛主席的队伍过来了。土改以后又鬧合作化，看那个热火勁，我老汉就跑到五里外的南村入了高級社。社里叫我‘五保’，我說，不！我还作务这块园子地，供給全社社員吃菜。心里痛快，勁头也就大了。

“这几年变的真快，讓人看不过来。就說去年冬天，毛主席号召大跃进，风響天我們打起井来。‘白天一片人，黑夜一片灯’，一股气全乡打成了一千眼，到处是水了。接着，遍地植树，亩施万斤肥，說干啥就干啥，一下就多增产十来倍。如今，村村戶戶办工厂，机器也响起来了……比比过去，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呀！

“我說，我这老汉也变的年輕了，再不孤居了。南面插了好多旗，听說要修铁路。我想起四十多年前，我修了铁路不能回家，如今我还要去修，坐上火車到張家口看看。到坝头上，看看咱們这草原上，变的真跟神仙的聚宝盆一样啦。”

老人說着，止不住地笑。对如今的事，更是說个沒完……

1958年6月写

唱的塞北变江南

——記草原上的一个老大娘业余歌舞团

(一)

到了白家村，看到一面別致的旗，上面有四行金字：

百花丛中出奇花，
白发老妇搞娱乐，
組成业余歌舞团，
歌唱跃进鬧宣傳。

这是商都县人民委员会六月九日奖給这个村老大娘歌舞团的。

县里开文教跃进评比会时，这村的老大娘田月明和段蓮芳去了。开晚会中，她們化装成一男一女，演二人台“探小妹”等剧，又唱又扭，看的人还以为是二十几岁的姑娘媳妇呢。听說人家都已四十多岁了，好多人不信。

“不信？看看人家的脚！”

往下一看，哟！都是小脚。人們都驚訝了。

(二)

其实，这两个四十多岁的大娘，在歌舞团的三十八名老大娘中，是年龄最小的。副团长岳跃明，已经六十七岁了，每天领着大伙练习，还演“五哥牧羊”、打拍子哩。

说来，真令人赞叹不已。

那是今年三月，村里开了生产跃进大会，青年人干劲冲天，大闹宣传。老太太们聚到一起也商量起来：

“人人歌唱，都在跃进，咱们为什么不能跃进呢？”

“哎哟哟！土埋脖颈的人了，孙男外女一大片，咋开口唱呀！”

“社会主义了，还讲这‘老封建’！唱吧！”

“唱！唱！”这声音越来越多：“老汉变成大‘后生’，老板要变它个大姑娘！”

当天下午，全村老大娘一齐去找小学教师刘万福，要求教她们学歌。刘万福又惊又喜，就热情地教起来：

五八年那么呼儿嗨，

大跃进那么呼儿嗨……

老大娘们不识字，一句一句都得反复教。虽然头一天只学会四句，但毫不畏难罢休。每天劳动完集到一起练唱，三天学会了三个歌子的首段，村里和田间扬起了老大娘们的歌声。

这时，谁也想不到这些前几年还阻碍儿女、媳妇开会、演戏的老人，突然会歌舞起来。有的人赞扬；有的人鼓励，有个别青年人倒“看不惯”了：

“老声老气的，牙都没了，还唱哩，也不怕人笑话！”

有个在剧团吹横笛的小青年，见她母亲去演唱，竟然连

橫笛也不給吹了。

(三)

乡党委書記亲自出来，支持老大娘們的热情，教育看不慣新事物的群众，才把这一場风波平息了。

“对呀！我們心里痛快嘛，为什么不唱呢？要是过去，哭还哭不出声来哩！”

这是老大娘們的真心話。

这些老人，大都飽尝了旧社会的痛苦。在这草原上，解放前反动政权、地主、土匪遭害。她們比男人們受的罪更深，不只少吃沒穿，还得受公婆丈夫的管束，見了人不敢說声高話，鬧个哄火也不讓看。她們活了四五十年，連个名字也沒有。解放后头几年，虽然光景逐漸好轉，但精神上还没解放，自己不开会、不看戏，对兒女都管束的很严。到普选时，脑筋逐渐开通些了，有的起了名字，有的在选民簿上还是記着：“張大女”、“李三女”、“赵王氏”、“郭李氏”……大跃进以来，积肥水利热火朝天，电话安上了，电灯快亮了，她們再也不愿沉默了。不只冒着风雪劳动，还要开会、宣傳，还要起个漂漂亮亮的名字。六十七岁的岳大女，起了个名兒叫“岳跃明”，欣喜地說：“我这名字，就是說越（岳）跃进越光明嘛！”她們心情舒暢了，要歌要舞，別人的热嘲冷諷，自然使她們很生气，但誰也不懈勁。

听到乡里党政支持她們，練唱的勁头就更大了。她們分了三个歌唱队，选了正副团长和三个队长，每天傍晚自动聚到一間土屋里，有时找人教教，有时找不到人，就一人一句湊着唱。两个多月，学会了十几个歌子，还排了几个簡短的二人台小剧。

到了白天，她們分散在水庫、田間、制鞋廠、洗染廠、托兒組，一有空就唱歌。她們干活時唱，走路時唱，睡覺時還唱，到處可以聽到老大娘們“呼兒嗨呀”的唱聲。

(四)

老大娘學歌、學快板，見人就問。她們拉着念書的小孫，到街上給念街頭詩，用心記住，不住聲地背誦着。慢慢用街頭詩當快板數，最後用二人台調子唱起來了。

“這挺順口呀，咱們也編吧！”她們坐在一起時，就有人提議。

“唉！咱們老腦筋了，小心走了政策！”

談來談去，總是沒有人敢編。

四月中，她們跟着青年人到金家洼修水庫去了。有的背土，有的哄孩子。草灘上搭起帳篷，在那里吃飯住宿。老人們看着五十畝大的水庫，看着熱鬧的場面，再也憋不住了。

六十七歲的岳跃明老大娘，自編自唱道：

鄉社干部計劃大，
水庫修在金家洼。
修水庫，動大兵，
發動大兵一千名。
男兵女將遍山野，
完不成任務不散兵。

五十五歲的程秀梅老大娘，從六歲就当童養媳受苦，現在過上了好日子，堅決要到水庫上背土。她干着唱着，還頂着月亮跟年青小伙子競賽；一有空就編短詩，表心願。比如，她唱道：

我老人，上水庫，

穿了一条乱棉袄，
省下七尺青市布，
投进社里修水库。

随着乡社干部的帮助和鼓励，老大娘们编快板、短诗的越来越多。她们多是根据自己的本身的工作来编的，非常真切、动人。比如五十二岁的李三女，负责哄孩子，她除了把自己学的歌子教给孙子、外甥外，还编了诗来嘱咐闺女媳妇：

重营生，难干啦，
选举我个哄娃娃。
你们一起去锄地，
锄地一定要仔细，
锄的好了工分掙，
锄不好了受批评。
受批评，还不算，
还要叫你去返工。
好好锄，拿点心，
劳动生产最光荣。

段连芳老大娘，过去常年闹病，今年身体好了。六月二十二日，她参加了队里的制鞋厂，当晚就编出了一段：

以前我腿疼不能动，
现在争取个“好劳动”。
好劳动，做点甚？
种园、做鞋好营生。
白天打水浇园灌，
黑夜点灯做针线。

象这样自编的诗，老大娘都能随口说出几首。现在，创

作的热情更高了。

(五)

这些过去连高话都不敢说的老大娘，起初是不敢对着众人演唱的。后来，看到村里处处翻新，就又商量起来：

“唱吧，怕谁笑话呢？咱这是宣传嘛。”

“人人都在大跃进，谁还笑话，谁就是落后鬼！……”

于是，程秀梅、岳耀明、田悦明、段莲芳……都先后登台了。台下，几百人，有她们的老头子、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重孙，剩下的也全是乡亲们，但她们毫无顾忌地唱起来，舞起来，逗的人们笑个不止。

这笑声，由嘲笑而欢笑，由欢笑而欢唱。老大爷和老大娘一块排戏，儿女教父母歌舞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唱起来，都舞起来：

· 舞的彩霞镶草原，
· 唱的机器遍地转，
· 舞的老人变童年，
· 唱的塞北变江南。

1958年6月23日

蒙古营纪事

别有风味的村庄

清晨，太阳笑着跳上了草原，雨后的绿野舒展开来，象孔雀开屏一样，光彩闪耀。

乘着清風，走過一片草灘，看見了我所奔往的尙義縣程家民族鄉五台蒙古營子村。草灘上的牧牛老人，熱情地把我領進村里。一群猛狗撲上來，老人喝聲：“羊奴！”（不要咬），狗便乖乖地退回去了。

坐在農民炕上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樣。好客的主人，端上奶茶、奶食，用不大通的漢話問訊，催着吃喝。從敞開的窗戶望出去，村外的草灘上散布着牧群，村南一間間的新房，景象格外喜人。

這個村子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。解放前，反動政權、土匪、風雪、狼群、瘟疫，一直折磨着蒙民，沒一天安寧。解放幾年來，在黨和政府的領導與關懷下，畜牧業發展了四倍多。合作化後，全村二十二戶蒙民和兩戶漢民，成了蒙漢聯合社的一個牧業隊。兩年來的變化，勝過過去幾百年。他們修渠灌溉鹹灘，草產一躍而增加十多倍；過去無處收容的牲畜，現在住在六十多間暖圈里。同時，打了井，改良了畜種，培養出了不少幹部和技术人材。村里有省、專、縣兩年來贈給他們的七面獎旗和獎狀，杜布信還代表這個牧業隊參加過全國勞模會，無數事實也證明，他們的生產是搞的很出色的。

去年入冬以來，這裡的蒙民和草原上的漢民一道躍進着。他們冒着風雪積肥、送糞、開渠、養了鷄豬蓋了圈，修了廁所，種了“試驗田”……這些都是他們祖輩沒有做過的事情。他們今年要開渠擴澆五百畝草灘，要全部改良羊種和一部分牛種，要新蓋三十間暖圈……牛奶廠、洗染廠、面食加工廠等，也正在興建着。

“以往那一年，也沒有如今繁忙、愉快啊！”村里的人們都這樣說着。拿婦女來說，剛剛晝夜忙著接完羔，又是一

天挤三次奶。她们每天比草原的太阳起的还早，傍晚太阳溜进草原后，又在拴牛挤奶。白天更是整日操劳。当吃了晚饭，上完民校，人们做着窗户睡觉以后，整夜还有人在查看牲畜，北草滩上还有马群，有时还有男女在那里堵水。……

在这些沸腾的日夜里，这个村子在经历着多么深刻的变化啊！

在风雪漫天的日子里

去年冬季，这里下了二十多年没有过的厚雪，狂风卷着雪雾，埋了房屋，堵了门窗。向来只是经营畜牧的蒙民们，在县、乡党委的号召和领导下，破例地大搞起积肥和水利来。

村里有一个七十岁的德清米鲁布老爷爷，两眼花昏，须发斑白，已很少过问生产和生活上的事情了。但是，当他听到生产大跃进、支援汉民生产队积肥的消息后，激动了起来。他对蒙民干部说：“积肥增产是大家的好事，我们可以打破老规矩。”

“那咱们得多找肥源啊！”

“蒙古营子里肥多哩！”老人指划着说：“我有个几辈子的老灰堆，能拉四百来车好肥，你们拉去吧。”

“那行吗？”蒙民干部也惊讶了。按老习惯说，灰堆是蒙民的“命根子”。每户蒙民都有一个灰堆，婴儿的胎盘等都埋在里面，把灰一天天堆上去，几辈子不搬家也不能挪动一下。谁家灰堆大，就象征谁家畜两旺、日子好过。“没有灰堆，就不算个人家”。挪动一下，就会招来三灾八难。前几年，有人花大价钱买德清米鲁布老爷爷的这堆灰，他贵贱不答理，如今怎么能轻易拉走呢？